

帕尼乌姆 - 第二十号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次序与2025年的警告

Jeff Pippenger

2026-03-02

先驱者对那成就第十至第十六节之历史的应用,认定那立定异象的罗马是在公元前200年来到的,此年亦为帕尼恩之战之年;而我则主张,在2025年,随着特朗普与教宗利奥的就职,罗马到来并立定了异象.2025年乃教宗与总统在同一年就职的唯一一次.2025年,那兽及其像被高举,凡愿意看见的都能看见.不同于先驱,我所运用的是经节的次序,而非最初成就这些经节的历史.我认可那段历史,但我是以经节之中的次序为历史的框架,而不是以历史来界定经节的框架.我主张这两种取径皆为准确.

马加比革命

我以类似的方式应用马加比的这条线索.公元前167年的马加比起义远在公元前200年的帕尼翁之战之后,亦远早于公元前63年庞培攻取耶路撒冷之前.自第十六节起,这条线索以公元前63年庞培将军征服耶路撒冷为开端,继而延展至提比略该撒——即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在位者.十字架与提比略皆在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节有所呈现.

必有如洪水的军兵从他面前被冲没,并被折断;连盟约之君也必被折断.但以理书11:22

第十六节所述公元前63年庞培将军征服耶路撒冷,以及第二十二节所述公元31年的十字架,标示出一条预言线,此线始于一个星期日法令的象征,并终于一个星期日法令的象征.第二十三节在段落中构成一道分隔,因此将第二十二节标示为自第十六节开始的该预言线之终点.与此线在第二十二节处明确结束并行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第二十二节乃是与第十六节所代表相同路标的象征;由此提供阿拉法与俄梅戛的见证,表明第十六至第二十二节构成一条独特的预言线.

此外,还应注意,第十五、十六节标志着从塞琉古帝国向罗马权势的过渡;可见从第十五节的塞琉古帝国至第十六节的罗马权势,叙事的连贯性出现了断层,而第十六至第二十二节的脉络则明显被孤立为一条单一的预言线.第十六节引入了下一股将主宰犹太地的权势,从而如同第二十三节一样,标志着预言历史的一个过渡.这条预言线首尾皆以星期日法令之象征为记,并在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节结束.

史密斯与三位凯撒

第十六节与第二十二节同样代表星期日法令,这一事实要求将这两节经文彼此对齐.尤赖亚·史密斯就第二十三节加以评注,并解释为何该节所代表的是一段起源更早、可上溯至先前诸节历史的历史,而非紧接第二十二节所述十字架之后的历史.

‘第23节.与他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他必上来,并以微小的民成为强盛.’

此处所言与之立盟的那位“他”,必为自第14节起该预言所论述的同一权势;而这权势乃罗马权势,业已在该预言于三位人物身上的应验上被无可争辩地证实,如前所述,他们先后统治罗马帝国,即尤利乌斯·该撒、奥古斯都·该撒与提比略·该撒.其一,凯旋而归,转向本地

的坚固城,却绊跌仆倒,不再寻见.第19节.其二,是一位征税者;他在国的荣耀中执政,他的死亡既非因忿怒,亦非因争战,乃在床榻上安然而逝.第20节.其三,是个诡诈之人,品格卑鄙至极;他平平安安地取得国位,但其统治与性命皆以暴力而终.并且在他在位之时,立约之君——拿撒勒人耶稣——被钉十字架而致死.第21、22节.基督再不能被折断或再被致死;因此,在其他任何政权、任何其他时候,我们都找不到这些事件的应验.有人试图将这些经文归诸安提阿古,并把犹太的大祭司中的某一位视为立约之君,然而他们从未被如此称呼.这与那种企图将安提阿古的统治当作但以理书第八章“小角”之应验的论证同属一类;其意图亦相同:要破坏那条宏大的证据链,凭此证据链所表明者,乃复临教义即是圣经的教义,并且基督现今已在门口.然而,这些证据不可推翻;这条链不可断绝.

“先知既已借着帝国中的世俗事件,引领我们直到七十个七的终结,便在第23节把我们带回到罗马人借着公元前161年犹太人的盟约而与上帝子民直接发生联系的时候;从这一点起,我们随后便沿着一条直接的事件脉络,被带到教会最后的得胜,以及上帝永恒国度的建立.犹太人因受叙利亚诸王极其严酷的压迫,便差遣使节往罗马,求罗马人施以援助,并与他们结成‘和睦与同盟之约.’《马加比一书》8章;Prideaux, II, 234;Josephus' s Antiquities, book 12, chap.10, sec.6.罗马人听了犹太人的请求,便赐给他们一道诏令,措辞如下:—”

“关于与犹太民族订立援助与友好之盟约的元老院决议.凡受罗马辖治之人,不得对犹太民族发动战争,亦不得资助发动战争者,无论以输送谷物、船只或金钱为之;若有对犹太人之攻击,罗马人当尽其所能援助之;又,若有对罗马人之攻击,犹太人亦当援助之.若犹太人意欲就此援助之盟约有所增补或删减,须经罗马人之共同同意而行.凡据此所作之增补,皆具有效力.” “此项决议,” Josephus说,“系由John之子Eupolemus与Eleazer之子Jason所撰,于Judas为本民族之大祭司、其兄Simon为军队统帅之时.此乃罗马人与犹太人所缔结之首个盟约,其办理即如是.”

当时,罗马人不过是一个势力微小的民族,并且开始行诡诈,或以狡猾行事,正如该词所意指的.自此起,他们以稳健而迅速之势步步上升,直至达到后来所取得的权势高峰.尤赖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第270、271页.

第二十二节中的十字架,不仅以一个同样也出现在该线起点的象征为这条线作结,紧接着的下一节还回溯至十字架之前的历史,约在帕尼翁之后三十年,并在罗马征服耶路撒冷之前约一百年.史密斯在此将“犹太人之盟约”这一路标定为公元前161年,其他先驱则定为公元前158年.我此处所关注的重点并非年代本身,而是第十六至二十二节所呈现的是一条预言历史的线,其中星期日法令既是这条线的阿尔法,也是其俄梅伽.及至第十六至二十二节的这条线被阐明之后,第二十三节便对该线之内的历史予以重复并扩展.第二十三节所代表的这条预言历史,是马加比的历史,而马加比的历史与美国的历史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平行对应.

两朝

马加比运动是一场反抗塞琉古王国的起义,此起义始于安条克四世·以皮法尼斯在位期间.这场起义的对象是北方的塞琉古王国,并以胜利告终;其胜利促成了在其后那个最终导致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的时期中,两个犹太王朝之一的兴起.第一个王朝是哈斯蒙王朝,第二个是希律王朝.希律王朝是在脱离北方塞琉古王国之后出现的第二个犹太政权.它与罗马体制有直接的关联;相较之下,先前的哈斯蒙王朝在本质上是犹太的.哈斯蒙王朝始于公元前141年;公元前37年希律王朝建立,并延续至公元70年.

这些王朝代表着犹太的政权——那古代且按字义的“荣美之地”。马加比起义发生于公元前167年至公元前160年。公元前164年,马加比家族将安提阿古·伊庇法尼斯逐出耶路撒冷,并在他褻瀆圣殿之后洁净并重新奉献了圣殿;然而直到公元前141年,北方的塞琉古势力才被完全击败,哈斯蒙尼王朝遂肇始。

希律王朝是这条线索的关键,因为在耶稣诞生之时,下令屠杀婴孩的是大希律,而在耶稣去世时掌权的则是他的儿子。大希律是父亲,他在犹太地作王;但他的儿子不过是分封的王,也就是只统治王国的四分之一,更像总督而非君王。因此他缺乏相应的权柄,致使他必须求助于彼拉多,才能将基督钉上十字架。耶稣的诞生,在他预言的脉络中,是“末时”;而他的死亡则预表星期日法令。起首的希律预表1989年,末后的希律则是星期日法令。从父希律到子希律,构成基督的预言脉络。

马加比家系的开端,乃是一场对一位北方之王所发动并取得胜利的起义;该王曾将其希腊的风俗、文化以及希腊宗教强加于犹太人。哈斯蒙尼王朝的开端预表了1798年。你或许会问,为什么如此?倘若一个王朝始于预言性的“末时”,正如希律王朝在基督诞生时那样,那么出于预言上的必然性,另一王朝也当有相同的起点。当我们将基督的诞生视为“末时”之时,这两个王朝都以末时为始;然而,愚昧人从不看见与末时相关的已开封的亮光。

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如在基督在世的日子,人们也可能对圣经有误解或误释。若犹太人以恳切祷告的心研读圣经,他们的寻求就必得着对时候的真实认识;并且不但认识时候,也会明白基督显现的方式。他们就不会把基督荣耀的第二次显现归诸于他的第一次降临。他们有但以理的见证;有以赛亚和其余先知的见证;有摩西的教训;而基督也就在他们中间,然而他们仍在圣经中查考有关他来临的证据。他们对基督所行的,正是先前所预言他们将行的。他们是如此心眼昏蒙,以至于不知自己所行何事。

而今,1897年,仍有许多人在做同样的事,因为他们第一、第二与第三位天使信息所包含的考验性信息上没有经历。有人查考圣经,要寻得证据证明这些信息仍在将来。他们将这些信息的真实性聚拢起来,却未能赋予它们在预言史中的正当地位。因此,这等人在界定这些信息的定位时,有误导民众的危险。他们看不见也不明白末时,亦不知这些信息当安置于何时。神的日子正以潜行的脚步来到;然而那些自以为智慧而伟大的人却喋喋不休地谈论“高等教育”。他们不认识基督复临的征兆,或世界终结的征兆。保尔森文集,423、424。

将基督的诞生界定为“末时”,并因此把它视为将马加比的脉络带入末后之日之现今真理语境的关键,这乃是使基督成为该段经文之正中心,而这亦可作为此种应用之有效性的证据。

马加比这条历史线索阐明了属灵的荣美之地,而这一阐明起始于这样一个时期:荣美之地的子民脱离北方王的政治与宗教辖制。促成哈斯蒙尼王朝的马加比起义代表1776年,而由马加比所完成的那场反对北方王的起义则代表革命战争。自1776年至1798年的二十二年,代表那场导致哈斯蒙尼王朝的马加比起义;在1798年的末时,该王朝兴起,并延续,直到在1989年的末时希律王朝开始。希律王朝延续至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

在这条历史线中需要认识的要点有二:其一,它所呈现的是古代的荣美之地,作为对现代荣美之地的预表;其二,它起始于自第十六节展开的一条历史线,在那里罗马首次征服荣美之地,从而界定了此线的首要主题。第十六至第二十二节所构成的这条线代表荣美之地,其背景是不久将至的星期日法令。这条线也代表影响两朝政权的两类敬拜者。撒都该人人数较少,但在两个王朝时期通常掌控犹太的宗教与政治体系。宗教体系由祭司团治理,而该祭司团亦受撒都该人

和法利赛人的影响.哈斯蒙尼王朝与希律王朝的政府同样受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影响,而这两个王朝预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自1798年直到星期日法令.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代表两种政治倾向的党派,其区别在于他们在奴隶制度问题上的立场.民主党人主张奴隶制,共和党人反对奴隶制;二者共同与美利坚合众国宪政政府的政治机制互动.该政府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所述的地上之兽,而地上之兽的外在历史由其共和之角所表征,内在历史则由其新教之角所表征.两角在兽身上彼此分离,因为这兽就是那将国家之角与教会之角加以分隔的宪法;然而它们却一同穿行于历史.共和之角有两种影响力,或赞成、或反对奴隶制;新教之角亦有两种影响力,或支持第七日的安息日,或支持太阳的第一日.

在帕尼翁之战约后三十年,马加比人将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界定为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此后约一百年,当耶路撒冷被攻取之时,第十六节得以应验,作为十字架的预表.犹太是罗马在夺取世界统治的过程中所征服的三重障碍中的第二个.庞培将军于公元前65年征服叙利亚,又于公元前63年征服犹太.奥古斯都·凯撒则于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之战中征服第三个障碍.这一段历史在第十六至二十二节的经文线索中得到呈现.

至十字架之时,马加比的历史已延续将近二百年.尤赖亚·史密斯指出,第二十三节中由与犹太人结盟所代表的那段历史,应当与一个历史起点对齐,而该起点比第二十二节所述十字架的历史早将近二百年.第二十二节的十字架历史必须与第十六节对齐,因为第十六节同样是星期日法令.这就意味着,马加比这条历史线——亦即犹太之荣美之地的历史——其起始远早于第十六节的星期日法令.

当我们明白米勒派的历史阐明了十四万四千人的历史时,我们便可以把米勒派在1798年的终结之时,与十四万四千人在1989年的终结之时对应起来.这样做时,我们就是将第一位与第二位天使的历史,与第三位天使的历史加以叠加.1798年与1989年乃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十节之历史的阿尔法与俄梅伽路标.

第四十节始于“末时”,这一点不难证明即为1798年;并且在正确理解之下,1989年苏联的崩溃应验了第四十节,而那一应验亦是“末时”.在一节经文中出现两个“末时”,且该节经文所在的章亦载有马加比的脉络.引发哈斯蒙尼王朝的马加比起义,代表自1776年直到1798年的二十二年.1798年,哈斯蒙尼王朝开始;1989年,希律王朝开始.

«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十节指向1989年,而第十六节则是主日法令.在这些经文中的历史脉络,表征三场战役、南方王的一次覆灭,以及罗马进入预言史.其内亦包含两大王朝的脉络,用以预表«启示录»十三章那从地里上来的兽所发生的转变:它“有两角如同羊羔,”并且“说话好像龙”.依次而言,第一犹太王朝是羊羔,第二罗马王朝是龙.第一个王朝是犹太的,第二个是罗马的.无论是犹太还是罗马,那地上之兽都有两角.

犹太王朝代表新教之角,罗马王朝代表共和主义之角.两角在预言上亦具有二分的结构.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为支持奴隶制的民主党(相对于反奴隶制的共和党)提供了框架;同时也呈现愚拙的童女与聪明的童女相对的二重分划.法利赛人作为愚拙的童女,在第一次失望时被清除;而撒都该人则在第二次洁净圣殿时被清除.法利赛人如同撒狄教会,自称有生命之名,却是死的,故先被清除;随后是撒都该人,他们否认神的能力,并否认半夜呼声的能力与信息.撒都该人是正被越过的立约之民;撒都该人是那些满足于良好情绪之感觉的人.

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所宣告的基督降临,被理解为由新郎的来到所表征.因着宣告祂即将来临而兴起的普遍改革,与童女的出去相对应.在这个比喻中,正如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的那个比喻一样,所描绘的是两类人.众人都拿着他们的灯——就是圣经——凭着它的光出去迎接新郎.然而,‘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而‘聪明的拿着灯,又在器皿里带着油’.后一类人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就是圣灵使人重生并光照的大能,使祂的话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们出于对神的敬畏,查考圣经以求明白真理,并恳切寻求心灵与生活的清洁.这些人有个人的经历,并对神及其话语有信心;这信心不会因失望与迟延而动摇.另有些人‘拿着灯,却不预备油’.他们出于一时冲动而行动.那庄严的信息曾激起他们的惧怕,但他们倚赖弟兄的信心,满足于善良情感闪烁不定的微光,而对真理并无透彻的认识,心中也没有真实的恩典工作.这些人带着对即刻赏赐的盼望出去迎见主;但他们并未为迟延与失望作好预备.当试炼临到时,他们的信心就衰退,他们的灯也昏暗下来.《大战争》,393.

无论政治抑或宗教,这两类皆在午夜危机之时联合起来,反对智慧人.话虽如此,我们在本文开篇即提出一点:我对第十四节的应用,是依据它在经文脉络中的位置,而这与诸节所呈现的历史次序相矛盾.我在第二十三节的安置上也采用同样的逻辑.“路标”的安置应当与其历史应验相对应.马加比时期犹太人与罗马所立的盟约,界定了该节应当被应用的历史点位.第十四节中的“劫掠者”,他们使异象得以坚立之事发生在公元前200年,正是帕尼翁战役之年;然而,那场战役与这些“劫掠者”乃是两个不同的象征.

“强盗”成为叙事的一部分,并非为要与帕尼恩之战的日期建立直接联系,乃是为要指明他们与那位即将被安条克击败、且已然衰弱的五岁埃及统治者所建立的关系.他们不愿见到埃及小麦输入罗马帝国遭到中断.罗马与那位脆弱的五岁埃及王之间的先知性关联,正是该节经文的主题.那一干预所指认的,是随普京企图使乌克兰教会如同1989年以前那样再度隶属于俄罗斯教会之后而来的余波之后果.那一企图开启了其南方王国渐进的衰亡;而当普京如同托勒密一般死去,或如乌西雅与拿破仑一般以某种方式被放逐时,他便在先知性的意义上被除去,其国度遂由一系列较不称职的领袖加以操持.随后,在那位五岁王的时期,教廷罗马为保护其利益而出面干预,而其利益即是乌克兰教会.

教皇制度并未在俄罗斯或乌克兰的东正教之间选边站;她正与各方周旋,旨在使一切宗教团体归服于她的权柄之下,正如以赛亚书第四章所描绘的那样.

到那日,七个妇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要吃自己的饼,穿自己的衣服;惟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以除掉我们的羞耻.到那日,耶和華所发的苗必华美而荣耀;地的出产必卓越而秀美,归于以色列逃脱的人.到那时,凡留在锡安、存于耶路撒冷的,连一切记名于耶路撒冷活人册上的,都必称为圣.以赛亚书 4:1-3.

教皇制度掌控一切宗教团体,其表征为七个妇人,意指一切教会.此七个教会愿被称为“大公”(意为“普世”),他们显然并非神的子民,因为他们意欲穿自己的衣服.凡愿意穿自己属人衣服的一切宗教团体的联合,乃发生在“耶路撒冷必称为圣”之时;也就是耶和華的枝子由老底嘉的子民转变为非拉铁非的子民之时;而正是在那时,教皇制度成为一切宗教团体之首,并且同时也被立为一切政治团体之首.

1989年,乌克兰教会乃是北方之王席卷苏联的象征,普京将图恢复昔日的臣属关系,并在额上得麻风,且开始一场针对拒绝其要求之宗教的迫害.那场迫害发生在托勒密本国,在亚历山大城,因此,俄罗斯境内受罗马影响的诸教会将成为普京的目标,并成为他的终局.当特朗普为帕

尼翁之战作预备之时,他与那位软弱的埃及幼年王之保护者之间的公开关系,于2025年被识别出来.那在公元前200年保护埃及幼年王的罗马权势,届时将不再保护这位幼年王;她将帮助终结这位幼年王.罗马在公元前200年作为埃及保护者的身分,预表罗马在帕尼翁之战中作为埃及毁灭者的身分.

米勒派信徒

米勒派并未看见三个罗马权势,他们只看见了两个,然而他们所传讲的仍是真理.以安提阿古为象征的预言逻辑,使我们得以将第十四节应用于先于第十五节的历史,即便最初应验这些经文的历史将第十四节与第十五节都置于公元前200年.我主张第十六节所指的是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第十四节对应2025年,而第十五节则是尚未来到的帕尼翁战役.安提阿古证明这三场战役构成一条预言线,因为他在三场战役中皆在场;他也证明了我所断言的这一点:当以“经上加经、律上加律”的方法按正意分解时,这些经文在未时的应用是成立的.

安提阿古出现在三场战役之中;而在末后的日子,他在1989年(里根与美国)与2014年(泽连斯基与乌克兰)分别代表教皇制的代理势力;至于帕尼翁之战,则与1989年相同,因为耶稣总是以起初预表结局.罗纳德·里根已经死而入土,因此安提阿古的历史见证与米勒派的理解相符,但须受制于“律上加律、例上加例”的应用法则.这些经文中最后的教皇制代理势力是特朗普,尽管从历史上看安提阿古出现在全部三场战役中.为应验第十三节,特朗普必须在第二次选举中落败,因为在第十三节他“归回”,比以往更为强盛,强到足以承受一颗穿耳的子弹;而耳朵与右手拇指、右脚大趾,正是祭司受膏时当以血抹之处.

里根预表了特朗普,因为自1989年的末时起,他是最后八位总统中的第一位.林肯预表了特朗普,因为他是第一位共和党总统.林肯被与罗马结盟的支持奴隶制的民主党人刺杀,而里根及其天主教方面的对应者约翰·保罗二世都曾在刺杀未遂中幸存.特朗普在2020年遭政治暗杀,那场被窃取的选举应验了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七节;随后在2024年,他复活,应验了同章第十一节.

他们作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胜过他们,将他们杀害……过了三日半,从神来的生命之灵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立起来;凡看见他们的人都大大惧怕.启示录 11:7, 11.

特朗普的复活乃第十三节所称的“归回”,并且也与罗马的一个特征形成了平行,因为罗马是“那出于七者的第八”,而特朗普乃罗马之像.

那曾在、今不在的兽,他自己是第八个,却是那七个中的一个,并且要归于沉沦.启示录 17:11.

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使他成为自里根以来的第八位总统;又因他先前亦是第六位,故特朗普与教皇制度相一致,乃“第八位,却是那七位中的一个”.数字八是复活的象征,这强调他作为教皇制度的形象,必须受过致命的伤并得以医治,方能“回归”.

我看见它的一个头仿佛受了致命的伤,那致命的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惊奇,跟从那兽.启示录 13:3.

当那致命的伤得了医治时,世界便“希奇地跟从那兽”;而当特朗普在2024年作为那“属七而为第八”者而复活时,他“归回”,全世界都希奇地跟从他.

过了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启示录 11:11, 12

特朗普在2024年的选举中“回归”,继于2025年,他与教宗良二人皆就职.耶稣向凡愿意看见的人发出直接而公正的警告.

所以,当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引起荒凉的可憎之物站在圣地时,(读的人应当明白.)马太福音 24:15.

马可或许表达得更清楚一些.

但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使荒凉的可憎之物立在不当立之处(读者当明白)之时,凡在犹太地的,当逃到山上.马可福音 13:14.

“那使荒凉的可憎之物”在其三个阶段中皆指罗马.异教罗马、教皇罗马与现代罗马,各自都是给上帝子民的警戒之象征.当罗马进入“圣地”,或处在其“不当在之处”时,这一警戒便当被辨认出来.“荣美之地”在圣经中即为圣地,而美利坚合众国则是属灵的荣美之地.

耶和華必以猶大為他在聖地的產業,並必再揀選耶路撒冷.凡有血氣的,都當在耶和華面前靜默無聲,因為他已經從他的聖所興起.撒迦利亞書 2:12-13

当你看见罗马站立在圣地时,主正最后一次拣选耶路撒冷为祂的约民.当作为八位总统之首的里根与圣经预言中的敌基督达成秘密联盟时,这就代表着自1989年末时以来的第八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与罗马的公开结盟.俄梅夏符号常常颠倒阿拉法符号的属性.

2025年教宗利奥与特朗普的就职,表明《启示录》第十三章之海兽与地兽之间存在一种公开的关系.由里根与约翰·保罗二世之秘密同盟所预表的、特朗普与利奥转为公开同盟的这一反转,表明:在公元前200年应验第十四节的那位埃及幼王所获得的支持,在末后的日子里代表着支持的缺失.

2025年确立了外在的奠基性异象或预言,因为它将罗马举显为一则关于罗马的警戒;而这警戒乃由但以理以“那行毁坏可憎的”的象征所指认.关于“那行毁坏可憎的”的警告,先于由“荒凉”所表征的毁灭而发生.在塞斯提乌斯围攻耶路撒冷之时,这一警戒体现在罗马权柄的旗帜被竖立在圣所的神圣范围之内.凡看见、明白、顺从并离城的人,在围攻再度发动时都得蒙保全.他们看见了罗马的警戒记号.那些从与世妥协的别迦摩教会以及其后的推雅推喇教会中分别出来的基督徒,在看见那不法之人安坐在神的殿中时,便逃到旷野.这些见证指认了但以理所言、关于末后之日“那行毁坏可憎的”的一则警戒.

我们屡次指出,1888年是凯斯提乌斯之围,而星期日法律危机的结局则是提多之围.19世纪80年代的布莱尔星期日法案,连同当时若干南部州所实施的星期日法律,构成了凯斯提乌斯的警告,并且也在怀爱伦姐妹关于乡村生活的劝勉上划下了分界线.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她的劝勉是,将来我们需要迁居乡间;但在19世纪80年代之后,乡村生活则是理当已经付诸实行的事.19世纪80年代所讨论、旨在推进教皇权势之权威记号的布莱尔法案,其所发出的预警记号,预表了9/11时的《爱国者法案》,因为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天使在这两段历史中都曾显现.

9/11 是塞斯提乌斯把他的权柄安置在本不该安置的圣地中的警告,因为在 9/11 之时,罗马法取代了英格兰法.于 2021 年佩洛西审判中,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被摒弃,并标志着朝向提多之围困又迈出了一步,而那围困在即将临到美国的星期日法令处告终.此围困乃一段时期.1888 年指向内部新教之角的叛逆,而 9/11 则指向外部共和主义之角的叛逆.那位从荣美之地来的教宗之就职,与末任总统同年就职,代表着在帕尼翁之战之前“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之地的最后警告.帕尼翁之战直接引向星期日法令与阿克提乌姆之战;阿克提乌姆之战代表异教罗马第三个且最后的障碍,随后异教罗马至高无上地统治了三百六十年,以应验但以理书 11:24.在星期日法令之时,第六与第七国度皆被罗马征服,而现代罗马随后掌权一个象征性的小时,或象征性的四十二个月.

在第十六节中,庞培——他刚刚征服了异教罗马所面对的第一个障碍:叙利亚——随后又征服耶路撒冷.庞培扫除了罗马的前两个障碍,而奥古斯都·凯撒在阿克提乌姆征服了第三个.现代罗马首先在 1989 年征服南方之王,以应验第四十节,并如第十节所作的预表.随后在星期日法令之时,现代罗马征服其第二与第三个障碍——先是美国;接着,联合国立刻同意将他们的国度交给教皇权.异教罗马先借庞培征服两个,然后再征服一个;而教皇罗马则在 1989 年征服了一个,随后在第十六节征服其接下来的两个;第十六节也正是标示庞培第二次征服之处.

无论是异教罗马在阿克提乌姆所遭遇的第三个障碍,还是 538 年以哥特人被逐出罗马城所表征的第三个障碍,罗马每当克服第三个障碍,便行使至上的统治.

诚然,主耶和華若不將他的奧秘啟示給他的僕人眾先知,就什麼事也不作.阿摩司書 3:7.

主必定在荒涼臨到之前,賜下那在《但以理書》中被称为“那行毁坏可憎的”的警告记号之最终显现.那警告记号乃是公开的联盟,与在 2025 年被表征的里根之秘密联盟相对.主不先发出警告,必不施行惩罚;而《阿摩司书》对于祂向祂仆人所赐之隐秘启示的内容,以及这启示所指向之对象,言之甚明.

以色列人哪,你们当听耶和華指着你们所说的话,就是指着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全家所说的:“在地上一切宗族中,我唯独认识你们;因此,我必因你们的一切罪孽惩罚你们.”阿摩司书 3:1、2.

阿摩司所针对的,是将受惩罚的上帝所拣选之约民的末后一代,这与以西结书第八章中向日头下拜的二十五人相一致.阿摩司所呈现的是老底嘉的信息,这就是在活人审判时期、涂抹罪之工进行之时的第三位天使的信息.阿摩司的警告乃基于双方的联合.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在林中若无猎物,岂会吼叫?少壮狮子若无所获,岂会从穴中发声?地上若没有为它设下的机槛,雀鸟岂能落在网罗中?网罗若毫无所得,人岂会从地上把它收起?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惶?城中若有灾祸,岂非主所降的么?阿摩司书 3:3-6.

關於二人同行如同一个人的警告,是置於在地上捕捉鳥雀的羅網之語境中.鳥象徵宗教團體,而在《啟示錄》中,教皇制是各樣污穢可憎之鳥的囚籠.

他用大而有力的声音呼喊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她已成为鬼魔的居所,各样污秽之灵的囚所,并各样不洁可憎之飞鸟的牢笼.因为万国都饮了她淫乱烈怒之酒,地上的列王与她行淫,地上的商人也因她奢华的丰盛而致富.”启示录 18:2、3.

笼中之鸟是被擒之鸟;当一个国家与罗马之淫妇行淫时,它便成了被擒之鸟;而那被高举于一切其他预言中的诸鸟之上的那只鸟,就是那势力,其三重之家业已建成,并在星期日法令之时,于她的处所——示拿,即巴比伦——得以确立.它就是在1798年受致命之伤的那只鸟,或者如撒迦利亚所言,在其篮子上覆以铅盖,但随后却被招魂术与背道新教之鸟所举起.

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现在举目观看,看看这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他说:“这是一个量器出来.”他又说:“这是他们在全地的样式.”

看哪,有一块铅盖被掀起;在量器中间坐着的是一个妇人.

他说:“这是罪恶.”于是他把她扔在量器中间,又把那块铅重压在量器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风在她们的翅膀里,她们有像鹤的翅膀;她们把那量器抬起,悬在天地之间.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她们要把这量器抬到哪里去?”他说:“要在示拿地为其建造一座房屋,等房屋备妥,就把她安置在那里,放在她自己的座上.”

撒迦利亚书5:5-11

阿摩司所言的罗网从地上捉住那鸟,因为它象征着那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前的联盟,在其中那地上的鸟被擒获;并且按阿摩司的论述,此联盟乃对处于老底嘉光景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责备,因为城中将吹响警戒的号角,而他们却拒绝听见.

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惧怕?城中若有灾祸,岂不是耶和華所行的吗?诚然,主耶和華若不将他的密旨启示给他的仆人众先知,便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主耶和華发声,谁能不说预言?阿摩司书 3:6-8.

那咆哮的狮子,即犹太支派的狮子;当基督封印并解封祂的预言话语之时,此狮子便代表祂.2025年的公开联盟即是塞斯提乌斯之围;当见本不当并存之二者同行时,抢夺神子民的强盗之象征便被确立.罗马与新教徒结盟并步调一致,乃自相矛盾,因为成为新教徒之意正是抗议罗马.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些内容.

逃脱网罗为时已晚

“并且请记住,罗马所自夸的,乃是她从不改变.格列高利七世与英诺森三世的原则,至今仍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原则.倘若她拥有权力,她今日实行这些原则时,必会像过去诸世纪一样强而有力.新教徒几乎不知道,当他们提议在高举星期日的工作上接受罗马的援助时,他们所作的是何等之事.当他们一心要成就自己的目的之时,罗马所图谋的,乃是重建她的权势,恢复她所失去的霸权.只要在美国一旦确立这样的原则:教会可以运用或控制国家的权力;宗教仪式可以由世俗法律强制推行;总而言之,教会与国家的权威可以支配人的良心,那么,罗马在这个国家的得胜便已成定局.”

“上帝的话语已对迫在眉睫的危险发出警告;若对此置若罔闻,新教世界将只会在为时已晚、无法逃脱罗网之时,才知道罗马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她正默默地增长权势.她的教义正在立法机关、教会以及人心当中施加影响.她正在堆砌高耸而庞大的建筑物,在其隐秘的深处,她以往的迫害将会重演.她正以潜行而不被察觉的方式加强其力量,以便在时机成熟、轮到她出击之时达成自身目的.她所渴望的只是一个有利的立足点,而这点她已经在获得.我们不久将会看见,也会感受到罗马势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凡相信并遵行上帝话语的人,都因此将招致责难和逼迫.”《大争战》,581.

这个世界正沉沦在邪恶、欺骗和迷惑之中,置身死亡的阴影之下——沉睡,沉睡.谁在为唤醒他们而心灵痛苦? 什么声音能传到他们那里? 我的心被带到将来,那时将发出号令:

“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然而,有些人却迟延,没有预备好添在他们灯里的油;等到为时已晚,他们才会发现,油所代表的品格是无法转让的.那油就是基督的义.它所代表的是品格,而品格是不能转让的.没有人能替别人取得它.各人必须为自己获得一种从一切罪污中洁净了的品格.圣经回声,1896年5月4日.

当我看见因缺乏现今真理而垂死的可怜灵魂,又见有些自称信奉真理的人因扣留推进上帝之工所必需的资财而任凭他们死去,这一幕惨不忍睹,我恳求那位天使将这景象从我面前挪开.我又看见,当上帝的事业要求他们献上一部分产业时,他们像那前来见耶稣的少年人(马太福音19:16-22)一样忧心忡忡地走了;不久那如洪水般泛滥的鞭灾将掠过,把他们的一切所有都席卷而去;到那时再要牺牲地上的财物、在天上积蓄财宝,就为时已晚.——《早期著作》,第49页.

犹大见自己的恳求徒然,便急忙从公堂奔出,高呼:“太迟了! 太迟了!” 他觉得自己不能活着目睹耶稣被钉十字架,遂在绝望中出去自缢而死.《历代愿望》,第722页.